

十六

讀史雜記
讀宋鑑論

氏哉。即其後之安劉而誅呂也。亦以其時太后既崩。少帝又微。產祿皆庸才不足畏。而內外諸臣同心起兵。故樂於從事耳。然則平勃者亦李勣之徒而已。

周勃上書

周勃迎文帝渭橋。請上天子璽。蓋欲爭首功也。宋昌於其前聞折之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無私。文帝於其上。璽謝之曰。至卿而讓之。皆得大體。所以杜私黨。千進之風。豈矣。

除秦苛法

高帝八閭告諭約法三章。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除去秦之苛法。以收拾民心。此不過一時之言。其實未盡除也。故惠帝又欲除三族。旱妖言令。然亦未盡除也。蓋秦政毒酷。殘虐相習。風興雖屢變更。而餘習終不能脫。孝文元年。詔曰。今犯法已論。而使無罪之人父母妻子同產坐之。反為收帑。朕甚不取。而有司且以為如故。便。此見虐政之入人深矣。人曰。牧民而導之善者吏也。既不能導。又以不正之法罪之。是法反害於民為暴者也。有司始奉詔書。除收帑相坐律令。二年又詔曰。今法有誹謗妖言之罪。是使眾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將何以求遠方之賢良。其除之。民或犯誅。上以相約結。而後相護。人以為大誹。其有他言。而吏又以為誹謗。此細民之愚。無知抵死。朕甚不取。自今以來。有犯此者勿聽。蓋秦暴政至文帝始盡除之也。然則秦之禍天下亦甚矣哉。

廣武軍李左車說陳餘從間道絕韓信輜重。此誠奇計。而信使聞。知其不用。還報。則大喜。乃敢引兵趣下。此等謹慎處。兵家斷不敢然。則餘即用左車計。信亦必不敗也。

漢用軍勝敗之機

項梁起東阿。西北至定陶。再破秦軍。項羽等又斬李由。益輕秦。有驕色。旋即為章邯大破於定陶。章邯已破梁軍。則以楚地兵不足愛。而旋即為項羽大破於鉅鹿。漢高已入彭城。收其貨寶。美八日置酒高會。旋即為項王大破之。滿則必溢。肆則必屈。固不獨兵家為然。而用兵勝敗之機。千古未有不由此者。

公孫宏病人主病不廣大人臣病不節儉

公孫宏曰。人病病不廣大。人臣病不節儉。此即宏曲學阿世處。武帝好大喜功。侈靡極矣。漢數十年。瀟風元氣。則削殆盡。而猶為病不廣大之言。是長君惡也。至於大臣之職。首在格君心之非。其次盡忠補過。匡救其惡。其次不得其職。則去。未有徒以節儉為主。而謂之盡臣道也。宏為布被。汲黯以為諷。吾謂即真布被。豈遂稱三公之職乎。

梅福孔休劉宣

王莽顯恭下士。士多歸之。後人遂以為真偽難辨。余謂不能辨者。由其中有所欲。故彼得蒙蔽之耳。無欲之士。豈能欺哉。觀梅福孔休皆於王莽未篡之時。即去官歸家。劉宣亦變名姓。抱經書隱避林藪。可見非不能辨也。莊子曰。有真人而後有真知爾。

馬融蔡邕同傳

漢書馬融蔡邕同傳而並譏之。予謂邕究非融比也。融雖有才學號通儒。然羞曲士之節。憤才質之軀。終以奢樂恣性。黨邪害正。聖賢之罪人也。若邕少有至性。事母篤孝。桓帝時中常侍。徐璜左儋等。五侯擅恣。白天子。敕陳留太守督從發遣。邕不得已。行到偃師。稱疾而歸。著釋論。以自勵其遺俗之志。其後屢上疏言時政得失。不避忌諱。不畏權勢。亦卒以此致罪。豈得謂非志節之士與。即董卓辟之。始亦稱疾不就。卓大怒罵。又切敕州郡舉邕詣府。邕不得已。到署。甚見敬重。終拜為左中郎。卓賓客部曲。議欲尊卓比太公。稱西父。卓謀之於邕。邕曰。太公輔周受命。翦商。故特為其號。今公比之尚父。愚意以為未可。宜侯關東平定車駕。還舊京。然後議之。卓從其言。初平二年地震。卓以問邕。對曰。地震者陰威侵陽。臣下踰制之所致也。前春郊天。公奉引車駕。乘金華青蓋。心畫兩幡。遠近以為非宜。卓於是改乘皂蓋車。卓重邕才學。厚相遇待。邕亦每存匡益。恨其言少。從謂從弟谷曰。董公性剛而遂。非終難濟也。觀此可見邕非融比矣。然邕生末世。不能敵寸晦光。至為卓所羅致。卒又以一歎之故。身死名裂。儒者可不以邕為失身之戒哉。

蔡邕欲奔冀州

蔡邕與董卓每存匡益。恨其言少。從謂從弟谷曰。吾欲東奔冀州。恐道遠難達。且逃。逃山東以待之。如何。谷曰。居狀異。恒人每行。觀者盈集。以此自匿。不亦難乎。予謂此邕之失也。大凡事幾。

之所在義理之所當為。則斷而行之。不可與庸人計。計之。未有不失之者。程子論三思而行。曰。三則私意起。而反惑信哉。

王允誅蔡邕

王允誅卓是矣。然其誅邕。究為過當。且其言曰。不可令佞人執筆。使吾黨蒙其訕議。不知卓罪當誅。吾誅之。萬世自有公議。邕何得而訕議邪。即邕妄加訕議。後世豈無知者。若邕無可殺之罪。而吾過誅之。邕雖死。後世豈無譏議我者哉。為國家辦大事。而此種私心未淨。所以不能免也。

張儉岑暉評直求名

吾讀黨錮傳。獨不滿於張儉岑暉二人。既欲評直以求義勇之名。禍至則避之。而使他人被其害。黨錮諸君子無此也。其殆小人之尤者歟。後見呂新吾先生亦有此論。

王導不救周顗

王導雖有安晉功。然其於王敦作亂之初。既不能勉以忠義。而敦之欲殺周顗。先以告導。顗固無不善之行也。敦既告導。必畏導。導若極言不可。則顗必不至於見殺。而敦亦可戢其無君之心。乃導但不答而已。豈非容惡養奸。比周害賢乎。臧文仲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孔子以為竊位。導知顗之賢。而不止王敦之害。其得謂之非竊位乎。或者以其後見顗救己之衣。歎曰。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謂其能悟。不知此亦私心耳。向使無救己之衣。伯仁遂可殺乎。後

見陽明集紀夢詩亦同此意。可見心術不能欺人。霍山吳竹如方伯曰：尊有求於顯之言，顯未之答，故導私心，憾之而破，致之於死，觀其伯仁由我而死之數，乃倉平之際，真情發露，此明證也。僅謂其不容而斥為竊位，似未覓其情害之私也。

謝安得捷書

謝玄破苻堅，謝安得驛書，知秦兵已敗，了無喜色。或者賢之，其實非聖人之道也。聖人喜以天下憂以天下，當秦兵入寇而能破之，此國家大幸，雖聖人亦不能不喜也。安特以破之者為玄，故矯情對客如此。既而還內過戶，則覺屢齒之折，此又以玄能破賊而喜，強制不住，非以天下而喜也。始終皆是私心。

太宗悔伐高麗

余讀唐鑑有范華陽所未論者數事，因補之。如唐太宗伐高麗，不克，深悔之，歎曰：魏徵若在不使我有是行也。愚案此太宗怙過之詞，非真悔過也。其曰徵在不使我有是行，蓋過歸於臣子之不諫，而文己之非不聽也。故褚遂良明明諫此事不納，而故諱之不言。太宗之欺後世如此。若真悔過而思魏徵，何以不數年復伐高麗，以致劍外騷然哉。且後來房元齡之諫，亦可謂切直懇到矣，又何以終不聽也。

裴炎諫用韋元貞

唐中宗欲以皇后之父韋元貞為侍中宰相，裴炎固爭。帝怒曰：我以天下與元貞，何不可。炎白太后廢之。愚謂炎之固爭是也，其白太后廢之亦是也。雖然，非常之事必待非常之人為之。炎

自信廢帝之後能制太后乎。知小而謀大失之謂矣。

武后改唐為周

中宗言以天下與元貞何不可。荒謬如此。真不足以為人君。武后廢之不為過。李敬業瑯琊王。沖越王貞。此時不應起兵。當結納忠義之士外藩之强者以俟變。則武氏亦斷不敢大殺唐宗族而改唐為周。恣橫如此也。直到改唐為周之時。則后為唐之賊。母后之名分已絕。可以興兵討之矣。若此時以母廢子。垂簾稱制。古有故事。不得為賊而興兵討之。此所以啟武氏殺伐之慘而成其篡也。與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名雖漢臣。實漢賊也。然未有篡弑之事。而興兵以討。羣雄安漢室為名。則是名分所在。不得興兵以討之。故武侯對先主謂不可與爭鋒。蓋一興兵向闕。則操反得以不臣之罪加之矣。此武侯所以謹慎也。第修政練兵養士。固其根本。以俟開。自然有以攝其奸心。而禍亂不敢遽作。操之終身稱臣不敢奪天位者。以有武侯輔先主在外也。嗚呼。此三代而下。惟武侯為天下才與。

姚崇奏請序進郎吏

姚崇為相。嘗奏請序進郎吏。帝仰視殿屋不應。崇懼趨而出。元宗謂高力士曰。朕任崇以大政大事。當奏聞共議之。郎官卑秩乃一一以煩朕耶。元宗此言。誠得任相之道。然當直告於崇。不當於崇退而告高力士也。雖可以警崇。而開高力士預政之漸矣。唐室後來所以有宦官之禍與。

德宗杖中使邵光超

代宗優寵宦官奉使者不禁其求取。由是中使公求賂遺無所忌憚。德宗素知其弊。及位遣中使邵光超賜李希烈旌節受賂遺而歸。帝聞之怒。杖光超六十而流之。於是中使之未歸者皆潛棄所得於山谷。雖與之莫敢受。愚謂德宗知其弊。當不遣中使外出。即遣中使當於奉使時明切戒之。否則必加重罪。如此則其弊自革。乃故如此懲戒。是揚父之過也。君子知其非誠心矣。

崔貞善詣闕上封事

邦無道危行言孫。默足以求。皆謂不得位者耳。既已在位。即當直言正行。不顧利害。若不在位。殺身何益。崔貞善布衣也。德宗時詣闕上封事。言宮市進奉及鹽鐵之弊。因言李錡不法事。可謂君子。乃德宗送錡誅之。此尚足與言乎。然貞善不能默足以容。是亦未知中庸之道也。

唐文宗闇於知人

唐文宗欲除宦官之禍。以清宮闈正紀綱。惜有其志而無其才。闇於知人所以取敗。愚觀文宗之才雖不足。然過不在文宗。實其祖宗遺之禍也。蓋英才不世出。祖宗行事必使中才子孫可以守方為善法。故曰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又曰嗣國承家小人勿用。

貶李德裕

李德裕之貶。范唐鑑專責德裕。吾以為德裕之貶。宣宗所以失政也。孔子曰。孟莊子之孝也。其

他可能也。其不改人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德祚在武宗朝有大功烈。其為賢相。宣宗不
知之。使宣宗不改父臣。天下豈難治哉。乃即位之初。即改臣改政。不孝如此。其不振也。我。

張良亡置下邳

讀恩代名臣傳。有所疑者。附記如此。如張良傳。秦皇帝東游至博浪沙中。良與客狙擊秦皇帝。
誤中副車。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甚急。良乃更名姓。亡置下邳。案大索天下。原不知良姓名。而
良尤必更姓名者。畏客漏洩之故也。此小心處可法。

諸將坐沙中偶語

高帝在雒陽南宮。從後道望見諸將坐沙中偶語。問曰。此何語。良曰。此屬畏陛下不能盡封。又
恐見疑過失。及誅。故相聚謀反耳。案此乃留侯喜用權術之失也。高帝後來疑諸大臣而坐以
反誅死者。未必非此語啟之。學術不純之害如此。

誅韓信

讀蕭何傳。誅韓信事出於阿附君心。而不考其實。非大臣之道也。

遣人分捕諸呂

讀周勃傳。呂產呂祿既伏誅。又遣人分捕諸呂男女。無少長皆斬之。此等誅殺亦太過。文帝
是夜有司分部殺濟川淮陽常山王及少帝於邸。亦嫌太過。廢為庶人可也。

周勃就國

周勃先就國。每河東守尉行縣至絳。勃畏罪恐誅。常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見。案此自是召毀謗也。蓋推而近於愚矣。勃保身之道不及蕭何。何之保身又不及留侯之高。然留侯亦只是老子之道。

周昌不遣趙王

讀周昌傳。高祖崩。呂后使使召趙王。昌令王稱疾不行。使者三反。昌固不遣趙王。太后怒。遣使使召昌。昌至。太后罵曰。爾不知我之怨戚氏乎。而不遣趙王。案此時昌當力保趙王。痛諫太后。以死爭之。太后感昌前保太子恩。未必殺昌。且昌即可以前此保太子事動之。奈何默默不言也。蓋震於太后之威故耳。所以孟子言威武不能屈。而後為大丈夫。而威武不屈之根。又在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非是縱有氣節。終不足恃。

曹參守何法律

曹參守何法律。無所變更。以清靜治天下是也。然其時豈無當整頓者。日夜飲酒。無所事事。雖幸目前清靜。而中藏禍機。豈少也哉。此黃老之弊也。殆所謂居簡而行簡者乎。

畫周公輔成王朝諸侯賜光

讀霍光傳。武帝察羣臣。惟光可屬社稷。乃便黃門畫者畫周公輔成王朝諸侯。以賜光。及帝病篤。光涕泣問曰。如有不諱。誰當副者。帝曰。君未喻前畫意邪。少子君行周公之事。案光非不於畫意也。必得明詔。乃可行事。是光詳審處也。

霍光召尚符璽郎

光召尚符璽郎。蓋先懼其不能守而失之也。故試之。此即光之小心詳密處。及奪而不肯。則郎之能守而不失可知矣。光能不誼之乎。此等處須觀古人用心。

張安世隱郎過

張安世隱郎過。失事雖得大體。而亦當召郎警戒之。不然。亦非成就人之道。

魏相發霍氏之謀

魏相發霍氏之謀。雖不免難於報復之私心。然其事則關於國家。不害其為忠也。使能勸宣帝。但幾顯及禹山諸畔亂之人。而擇其少而無罪者赦之。以立霍光之祀。則得矣。司馬溫公亦以為子文無後。何以勸善。蓋同此旨。

王章劾王鳳

王章劾王鳳。太后聞之。垂涕不御食。上少而親倚鳳。弗忍廢。使尚書劾奏章。下章於獄。死獄中。案此所謂小不忍則亂大謀也。天子之孝。以保宗廟為主。不以從親。亂命為孝。見賢而不能舉。見不賢而不能退。真亡國君哉。

馬援不答拜梁松

馬援嘗有疾。梁松來候之。獨拜牀下。援不答。松去後。諸子問曰。伯孫帝婿公卿以下。莫不憚之。奈何獨不為禮。援曰。我乃松父友也。雖貴何得失其序乎。松由是恨之。案此似不然。松獨拜牀。

下事以父執是也。援竟自居父執而不答亦未免大過耳。孟子曰仲尼不為己甚。孔子曰恭近於禮遠恥辱也。援氣高而少學問故有此失。

楊震劾乳母王聖

楊震劾乳母王聖。帝以章示阿母等。案此事能行即行。不能行又何為以章示阿母乎。真昏主也。然震亦當辭位矣。後世人君往往以彈權位之章示其人。豈不益長其惡而使之報復乎。

樊豐譖楊震

樊豐因乘輿在外競修第宅。楊震部掾高舒召大匠令史考核之。得豐等所詐。下詔書其奏。須行還上之。豐聞惶怖遂因星變共譖震。案此種機事當密。何以令豐等得聞之。此不密之過也。後世當以為戒。

李固論義生

後漢書。李固論曰。夫專為義則傷生。專為生則害義。生重於義。全生可也。案義自當尊為何謂傷生。當死而死義也。當生而生亦義也。又安有生重於義者乎。此諛詞也。不可不辨。

范滂執公儀詣陳蕃

范滂為光祿勳主事。時陳蕃為光祿勳。滂執公儀詣蕃。蕃不止之。滂懷恨投版棄官而去。郭林宗讓蕃曰。范孟博豈可以公禮格之。蕃乃謝焉。竊謂蕃固於待賢之禮未盡。滂亦未忘義也。公儀定自朝廷。豈得以己賢而可不守。非所謂素位而行之道也。易曰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孔

子當事有官職以其官召之則往何謂邪。孟博氣節之士未知以義理養其心。故能高而不能下能伸而不能屈。所以君子貴審義以處中克己以復禮也。

李膺黨禍

張成善說風角推占當赦。遂教子殺人。李膺時為河南尹督促收捕。既而逢宥獲免。膺竟案殺之。成弟子牢修因上書誣告膺等共為部黨誹訕朝廷疑亂風俗。辭所連及二百餘人。黨禍實始於此。案膺此舉犯聖人已甚之戒。既已逢宥是王命也。何必竟案殺之。但疏論不可赦以聽命於上可也。此所以孔子言好剛好勇必加以好學而後可與觀陳恆弑君孔子請討之不能則亦已矣。斷不抗君命而自遂也。

楊賜勸王允自討

張讓因挾忿以事中王允。徵下獄會赦還復刺史。旬日間復以他事被捕。司徒楊賜以允素高不欲更楚辱。遣客使自為計。案楊賜當舉奏允功而白其寃。何為但勸其死也。其風骨不及前人遠矣。

王允誅董卓

王允誅董卓後當請下赦詔赦其部曲。其中助惡者不妨指名令所赦之部曲共誅之。乃可以解散其黨矣。誅大奸元惡者不可不知此義。

王允輕呂布

呂布欲以卓財物班賜公卿將校。王允不從。而素輕布。以劍客遇之。此允之失也。當用人之際。自當推功讓能。與布相結。允非好剛之過乎。

王允議罷董卓軍

董卓將校及在位者多涼州人。允議罷其軍。百姓訖言當悉誅之。遂轉相恐動。案此輩赦則早赦。罷則早罷。機不容緩。允何見不及此也。

謝安示兄子幼度鎮靜

符堅大舉入寇。眾號百萬。陣於淮淝。都下震恐。謝安兄子幼度入問計於安。安夷然答曰。已別有旨。既而寂然。安遂命駕出山墅。親朋畢集。與幼度圍棋賭別墅。安棋常劣於幼度。是日幼度懼。便為敵手。而又不勝。安顧謂其甥羊曇曰。以墅乞汝。安遂游陟至夜乃還。指授將帥各當其任。案此處非徒鎮靜也。幼度知人善任。實堪大將之才。惟是鎮靜不足。故安特示鎮靜從容。以安其心。使其知以不動心為主。然後因游觀而指授將帥各得其任。已得敵敵之勝算矣。世但知安鎮靜而不知其用處之妙也。

袁粲謀誅蕭道成

蕭道成將革命。袁粲以身受顧託。不欲事二姓。潛謀誅之。而褚淵已自託於道成。粲不知以謀誅之。故道成得為之備。案此種事何可遽以謀語人。必先嘗試之。均見其人可與共事。而後告之可耳。粲身居劇任。不肯當事。客至或高咏對之。門無雜賓。而物情不接。案此亦非是。當國家

袁詵正當國所以維持。若此非幹濟也。皆可為戒。

崔浩謨實錄

元魏帝初命崔浩等謀記務。從實錄。既成書浩刻於石以彰直筆。案此事高允當固爭。何為但私與人議也。豈以浩於張不聽乎。然究當勸之以盡友道。宗欽亦不勸浩。皆不可解也。

以上封事為激訐

時有上封事為激訐者。帝謂羣臣曰。君父一也。父有過子私室諫爭不欲彰於外。至於事君獨忽。勉君之過以沽直名乎。高允於朕過失常正言面諭。至朕所不樂聞者皆侃侃言說無所避。就使朕聞其過而天下不知乃真忠臣也。案此事出於允則是。而為君者專取此為忠臣。而以訐激者為罪。則又不可。

褚遂良諫立武后

褚遂良諫立武后。高宗羞默。遂良因置笏殿階叩頭流血。白還陛下笏。自歸田里。帝大怒命引出。案此亦似太激。帝既羞默當以至情動之。如斷不從。然後以笏還之可也。此所以勇而無禮。直而無禮為聖人所必戒與。長孫無忌不能諫立武后。但曰遂良有罪不可加刑。豈所以止君之欲乎。

張柬之二失

張柬之不乘定中宗之日誅武三思一失也。又不早退二失也。

桓彥範極諫

中宗正位。每臨朝。韋后必施帷殿上。預聞政事。桓彥範極諫。為武三思所殺。案。中宗目庸如此。彥範可以不諫而去矣。

張九齡諫用牛仙客

張九齡諫。明皇用牛仙客。帝不聽。為李林甫所沮。帝由是決用仙客。案。此時當決去位矣。乃懼為林甫所中。國賜白羽扇。獻賦自況。非也。所以取元宗之輕乎。

顏真卿守平原

安祿山反。河朔盡陷。獨平原城守具備。又使參軍李平馳奏。帝方歎河北二十四郡無一忠臣。及平至。大喜。謂左右曰。朕不識顏真卿。何如人。乃能若此。案。即此一句。足以亂亡矣。賢奸不知。何以保家國哉。然元宗之不知真卿。以向未有功也。若肅宗之不能用真卿。不可解矣。

李泌論天命

李泌曰。天命他人皆可言之。若相造命。不當言命。若言命。則禮樂刑政皆無用矣。此至論也。予謂無論何人。皆不當言天命。總要盡人道。

陽城

讀陽城傳。竊謂諫官之道。原不為瑣瑣尋常之事。然必候一大失政之事。而後諫之。亦非也。須有格非心端。本源防微杜漸之妙用。城蓋不足以及此也。